

甌北集

第十一冊

甌北初集序

余主庚午京闈得一五經卷才氣超軼兼數人之長二
場所擬詔誥復極典雅心知爲才士亟取入解額及榜
發則陽湖趙君雲崧也謁見時布衣徒步英氣逼人目
光爛爛如巖下電叩其所學自秦漢以來詩古文源流
已皆窺涉津奧遂延課兩兒子余筆墨填委時間亦屬
其草初猶逞跼蹐才不就繩檢繼乃益肆力於古嘗見
其閱前人集一過輒不復省視然其中真氣息真境地
已無不洞燭底蘊間出一語評騭輒如鐵鑄覆按之卒
無以易也以是所見愈擴每數日輒獲一進境昔人所
云三日刮目殆無以過之已而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

詔命奏劄援筆立就無不中窾會余淡倚其飲助然君不自以爲能退直之下益沉思旁訊以古作者自期嘗一月中作古文三十餘篇篇各仿一家示余余爲指其派系所自君輒以爲不謬每相視而笑計自庚午冬客余邸至今七八年其所進有他人數十年功力所不能及者余所閱天下士多矣若其心悟神解舍後登岸則未有如君之捷且易者也茲哀輯其數年所作詩爲甌北初集乞余弁其簡首昔歐陽公一見蘇子瞻卽許以出一頭地度其時坡公所挾不過如今所傳初發嘉州諸什非有後來奇恣橫絕之觀然已傾倒若是蓋扶光劍氣一見自有不能掩者君以數年卽足勝人數十年

功力英年若發來日方長勿輟其勤勿滿其志吾安能
測其所至哉余孱劣豈敢以廬陵自命而君之取益多
師累進益上則正未可限他日才益老學益厚萬斛之
泉不擇地湧出行將卓然成不朽業如陳後山所云一
代蘇長公四海名不已者此集猶特其初發嘉州時也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通家生休寧汪由敦撰

甌北集序

吾友趙甌北觀察自黔中解官歸閒居奉母以其暇哀
輯生平所爲詩約二千首將付梓郵寄示余屬爲其序
嗚呼君可傳者不止此而天下後世苟資其言尙論舍
是亦無以相見君少負逸才年二十餘以諸生入京師

聲籍甚旋舉京兆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進

奏文字多出君手每歲秋扈從出塞戎帳中無几案君
伏地起草頃刻千百言不加點辛巳以第三人及第八
翰林名益爆丐詩文者戶屢恒滿君濡墨伸紙無不滿
其意而去如李衛公行兩手中一滴平地一尺又如左
元放斗酒束脯萬人皆得周足而斃中酒脯自如世咸
以此服君然君瘠而木強雖以才爲諸鉅公所欽慕而
杜門一編脩然自遠其於榮利泊如也旣而出守鎮安
調廣州擢貴西道所至絕苞苴勤撫字能不負所學中
間嘗奉

命赴滇在征南幕下叅軍事短衣匹馬出入蠻烟瘴雨

中樞幄借籌多所贊畫事竣回任口不言勞及以讞獄
事呈吏議

天子稔君才

特命引見而君以太恭人春秋高乞假歸里修潔日之
養今且五六年不汲汲於仕進統君生平出處蓋庶幾
不愧爲完人此豈僅僅以詩文自表見者哉然君詩則
自出都後且益工蓋天才踔厲其所固然而又得江山
戎馬之助以發抒其奇當夫乘輅問俗停鞭覽古興酣
落筆百怪奔集故雄麗奇恣不可逼視雖欲不傳不可
得也余與君相識在甲戌會試風簷中已而同官中書
先後入詞館九衢人海車馬喧闐吾兩人時復破屋一

燈殘更相對都無通塞升沉之想今握別十餘年而大
集之序不以他屬而以屬余蓋以酸醎之嗜兩人有同
味焉開河迢阻良晤爲難何日更得剪韭細論開口而
一笑也皆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二月同年弟鉛山蔣士
銓拜撰

甌北集序

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耘菘觀察獨自居第三人意謂探花辛巳而於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夫以耘菘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譎語不足信今年以甌北集來索序擷之祇心餘數行而他賢不與焉然後知耘菘于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別有獨詣之境已不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爲之言耶嘻余與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耘菘哉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握余手誣諉詩序一如耘菘擷卷首一序并無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視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許其嘿嘿然竟以不言

已也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女哉以射與弈與秋聰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於衆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鬪棋審音習斤學手搏施朱粉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於萬一者何也耑耑之於詩目之所寓卽書矣心之所之卽錄矣筆舌之所到卽奮矣稗史方言龜經鼠序之所載卽闕入矣李衛尉之營陣隨處可置也能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驚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數典而開靡讀者游心駭目碌碌然不可見町畦或且規唐

摹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騏驥追日未暮而日已
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曠公輸
賁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
之爲耘菰言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耘菰從征滇徼官
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
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或惜耘菰
詩雖工不合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寧有定格哉國風
之格不同乎雅頌皐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
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
格調是空間架鈍根人最易藉口周棟園之言曰吾非
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

分性情故不爲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耘菘之所以長
處余不能言耘菘之所以短處余轉能言之此卽耘菘
之所以謝卻他人而必亟亟焉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
乾隆五十年乙巳夏五隨園老人袁枚拜序
曩庚辰與耘菘訂交塞山行幄中握手談菘甚歡明年
耘菘第三人及第領史職公私事冗不得恒會合比予
奉諱南歸別已二紀矣耘菘則從詞垣不熱茹之
特簡爲廣西鎮安郡守會大軍征緬甸又奉
命從大將軍果毅阿公出邊及回任調守廣東之廣州
府又

擢貴州貴西道觀察歸田以來編刻所爲詩約二千篇

寄子序之予雖誦一周其在

朝之作所交之友皆吾友所歷之境皆吾境予語所不能道者耘菰若代吾道之老病局縮鄉里顏瞻玉堂如在天上今乃舊遊歷歷影現心目省憶生平欣然以喜其出塞之作境奇詩益奇皆人耳所未聞目所未覩恍挾我之尻輪神馬而翱翔乎萬里之外快矣哉鄙者爲之頓消而神智爲之頓擴也吁詩之道大矣非才與境相遭則無以發之耘菰之才俊而雄明秀而沉厚所得於天者高又佐以學問故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略言之不見其促繁言之不見其碎淺言之不見其輕浮深言之不見其一問當其得意如關河放溜瞬息無

聲又如大阿出匣寒鋒百道茲非其才爲之與而不知
其妙緒獨抽排粗入細正多膩旨妍思溢乎文句之外
而未嘗徒以馳騁爲能事也且耘菰之境則又異甚夫
在廊廟臺閣則有應奉經進頌禱密勿之詩在軍旅封
圻則有賄酬告諭紀述揚厲之詩在山林田野則有言
情咏物閑適光景之詩茲數境者人鮮克兼之若耘菰
旣兼之矣承

恩優渥敷歷中外出處兩得有境以助其才有才以寫
其境而耘菰之詩出焉能不爲近時一大宗哉予胸臆
結約固無奇也投老一壑泥水自蔽日以頽惰爲之曳
足卻走退舍避之矣若夫水邊林下扶杖逍遙與耕夫

漁父歌咏太平此予近年所得也而今此境則又爲耘
菰所兼予又何能測耘菰之所至耶乾隆乙巳長夏同
學弟王鳴盛西莊氏拜譔

語有之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豈以時易過而境不留
耶吾嘗疑之矣白傳之於元相也格調旣合工力亦相
埒而其言曰伐石者觀剡迹發矢者聽弦聲兩公之心
力必有端至微眇而不易以告人者矣歲己卯庚辰間
予與耘菰先生鄰居寄園舊址日夕過從譚菰癸未春
同按菰禮闈夜聞君吟嘯聲與諸桐嶼聯句至百韻達
旦相示才氣橫溢辟易萬夫比出闈數日耳側猶作砉
訇砉澌聲欲出一二語以舉似之而竟未得間後八年

予視粵東學政而耘菰守廣州辛卯秋遷貴州兵備道
將受代未行一日獨與畫師吳水雲買小舟探羅浮華
首冲虛諸勝予時試諸郡畢日坐使廨萊洲上想君詩
思呦呦在海天雲石間亦欲於贈行時題記數語又未
得遂也今耘菰之詩哀然成帙旣登於梓者二十七卷
郵寄示予且屬以一言君方掌教邗江之上而予於二
千里外披誦前後諸什坐臥不能去宜有以發揮集中
之所得矣然旬日以來把卷馳湧如見先生雙眸射人
搖鄰撚髭於烟月之間而其詩境肆兀奇宕音在空外
昔人評魯公書力透紙背與褚河南書用筆高出紙上
寸許者其理正同吾安得執一解以印定之所謂欲着

言詮輒落邊際視往日之匆匆未暇舉似者又不同也
它日晤耘菘對案伸紙必有所以相質者矣乾隆歲次
乙巳秋九月旣望同學弟大興翁方綱拜書

成詩易成家難成名家易大家難一篇一聯一語之傳
流播人口有發篋而視之者澌然盡矣小集中集總集
之傳抄撮人手有奪幟而樹之者退然沮矣有如海之
才而又深之以學讀萬卷行萬里耳目睹記之所及心
思智計議論之所發皇推倒開拓惟我所向一編旣出
使人不知我以家而不得亟名我以家而不得而家於
是乎成成於是乎大陽湖趙君耘菘爲予館閣前輩壇
坫所至辟易萬夫間濶以來兩更歲甲其間江山之涉

歷風土之揚摧士馬芻糧之諏議與夫量移遷擢諗養
歸栖之迹一一發之於詩因合向所爲詩曰甌北集者
刻成示予而徵序至再予以君有老年不向人求序之
句也又以松泉少師序之二十九年以前心餘編脩序
之九年二前旣傾倒推挹而無可以贅說也姑以其名
集之義測之或曰交趾周駱越秦時曰西甌或曰今珠
厓儋耳古謂之甌人君以領郡兩粵間勞心撫字不忍
忘其地或曰古卜相故事書姓名覆之金甌而探之君
早直機庭嫻內制旣入翰林

天子稔其名姓俾守鎮安贊定邊將軍永昌幕府調廣
州擢貴西道故雖以疾告而不敢忘其用或曰唯唯否